

亚森·罗平探案集



金粉之谜

[法] 莫里斯·勒布朗 著

亚森·罗平探案集

金粉之谜

〔法〕莫里斯·勒布朗 著

李 波 汶 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1981·北京

La barre-y-va

[法] Maurice Leblanc

Brodard et Taupin—Imprimeur-relieur
Imprimé en France 1968.

金 粉 之 谜

李波汶 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外国语学院 23 号信箱)

国营五二三厂排版·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开本 787×1092 1/32 5.5 印张 119 千字

1981 年 5 月第 1 版 1981 年 5 月陕西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23,000

书号: 10215·40 定价: 0.40 元

目 录

一	夜访.....	(1)
二	贝舒的背景介绍.....	(13)
三	谋杀.....	(23)
四	攻击.....	(34)
五	三棵“流苏”.....	(45)
六	沃什尔大娘.....	(54)
七	公证人的书记.....	(65)
八	遗嘱.....	(75)
九	两名罪犯.....	(88)
十	戴大帽子的人.....	(100)
十一	误中暗计.....	(109)
十二	报复.....	(119)
十三	指控.....	(129)
十四	金粉.....	(141)
十五	行省总督的财宝.....	(151)
十六	尾声 挑选.....	(162)

夜 访

拉乌尔·达弗那克看完夜戏回到家里。他在前厅的穿衣镜前停了片刻，踌躇满志，出神地对着镜子欣赏身上那套由高级裁缝做的西服，以及自己这一表人材：优美的体型、宽宽的双肩、在护胸下高高隆起的强健的胸肌。

前厅并不很大，摆设却很讲究。据此可以推断，这是一套家具考究、起居舒适、供风雅的单身汉居住的公寓房间。住在这间套房的只能是一个既注意生活享受，又有钱来满足自己欲望的人。拉乌尔每天晚上都喜欢在工作室里抽上一枝香烟，坐到宽大的皮扶手椅的深窝里，闭目养神，他把这种休息称为临睡前的“开胃酒”。在这个时候，他的脑子才摆脱一切不愉快的想法，朦朦胧胧地东想西想，回忆起已经消逝的一天的经过和第二天尚未成形的计划。

他正要开门，忽然又犹豫起来，因为他突然发现前厅的灯并不是他打开的。在他回来的时候，吊灯上的三个灯泡就已经亮了。

“奇怪，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，“我不在家的时候，谁也不可能到这里来的，仆人们都告假了。难道我下午出去的时候没有关灯？”

达弗那克是这样一个人，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，但是他也绝不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浪费时间和精力。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，几乎总是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开各种事物的“谜”。

“在许多情况下，都是我们自己在疑神疑鬼。”他说，“生活远不象人们以为的那么复杂，生活本身可以从表面看来混乱不堪的环境中理出头绪来。”

但是，他一跨进对面的房门，却吃了一惊，在房间中间有一位青年女子靠着一张独脚小圆桌站着。

“老天爷！”他叫道，“好一位漂亮的女子。”

和在前厅一样，这位不速之客把房间里的灯全开亮了。她一定是喜欢房间通亮的。这一来，他倒能自由自在地饱餐秀色了。这位女郎垂着金色的卷发，身材苗条，四肢匀称，细高个儿，穿着一件式样有点过时的连衣裙。她神色不安，面部由于激动而显得忧郁。

拉乌尔·达弗那克平时很讨妇女们的欢心，此情此景使他难以自持。他以为自己交上了桃花运，如同他过去不求自来的好运一样。

“我不认识您，夫人，对不对？”他微笑着说，“我从来没有见过您。”

女郎做了一个手势，表示他说得很对。他又说：

“见鬼，您是怎么进来的呢？”

她掏出一把钥匙。拉乌尔惊叫起来：

“真的，您有我套房的钥匙！这可太有趣了。”

他越来越以为，他在无意中使这位漂亮的来访者堕入了情网。来访者可能为了寻找新鲜的刺激，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，象一头自投罗网的猎物，任凭对方摆布。

因此，他抱着在同样情况下所具有的那种自信心，向她走去，决心一亲芳泽。但是他想错了，女郎后退一步，恐惧地伸直双臂：

“别靠近我！我不许您靠近我……您没有权利……”

女子脸上的惊恐表情使他困惑不解。几乎在同一时刻，这女子又大笑大哭起来。拉乌尔看到她这样激动，温柔地说：

“请别激动……我不会欺侮您的。您不是到这里来偷盗的，是吧！也不是想用手枪把我打死的，对吧！我有什么理由欺侮您呢？好了，告诉我……，您找我干什么？”

她竭力控制自己，喃喃地说：

“救救我。”

“救人可不是我的本行呀！”

“好象是您的本行……而且您想干的事，没有不成功的。”

“天哪！这可是您赐予我的令人高兴的特权，那么，如果我想把您抱在怀里，我能成功吗？想一想吧，一位夫人，在凌晨一点钟，在一位先生家里……您真漂亮……迷人……您得承认，我不是自命不凡的人，我可以想象……”

他又向她走去，她没有反抗，他抓住她的手，紧紧地握在自己手中。然后，他抚摸她的手腕和她裸露的前臂。他突然感到，如果把她拉到怀里，她大概是不会把他推开的，她实在太激动了，全身没有一点儿力气。

他有点陶醉了。他把手圈到女郎的腰后，偷偷地拉了一下。这时，他看了她一下，发现她的眼睛露出十分恐惧的神色，满脸忧伤，祈求帮助。他没有再继续下去，说道：

“请原谅，夫人。”

她低声地说：

“不，我不是夫人……是小姐……”

她立刻又接着说：

“是的，我知道，时间这么晚，我的行动又这样唐突

“……您发生误会，这是很自然的。”

“啊！的确是误会。”他说，“我再次请您原谅，我做的不对。事情就算过去了。您不再恨我了吧？”

“不，”她说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：

“天哪，您可真美。您到这里来的目的和我想的不是一码事，真是太遗憾了。那么您来找我，是不是和许多人到白克大街歇洛克·福尔摩斯寓所抱有同一个目的呢？说吧，小姐，把情况一股脑儿都告诉我。您赢得了我对您的忠心，请谈谈吧。”

他请她坐下。拉乌尔脾气好，待人亲切，对人尊重，使她感到放心，可是她的脸色还是十分苍白。她的嘴唇线条优雅，鲜嫩得象小孩子的嘴唇一样，不时的紧缩，但是她的眼神却充满信心。

“原谅我，”她改变了语调，“也许我神智不完全清楚……然而，我知道自己的处境。有一些事情，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……也许会发生别的事，我很害怕……是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一种预感，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必然会发生不幸的事。天哪！我的天……多可怕呀……我太痛苦了！”

她疲倦地用手在额上摸了一下，象是要驱走那些压得她心力交瘁的念头。拉乌尔对她的处境实在是感到可怜，他笑了笑，想使她平静下来。

“您似乎太紧张了！不要这样，紧张是没有任何好处的。拿出勇气来，小姐。在我这方面，您一提出求我帮忙，就不用再害怕了。您是从乡下来的吧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今天早晨离开家，傍晚到巴黎，马上坐汽车

到这里。看门的人以为您在家，把您的套房号码告诉了我。我按了电铃，可是没有人。

“是的，仆人们都告了假，而我是在饭馆吃的晚饭。”

“这样，”她说，“我只好动用这把钥匙了……”

“您这是从谁手里搞到的？”

“我从一个人那里偷来的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会告诉您的。”

“可别太晚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多么想尽快地搞清楚啊！但是，等一会儿……小姐，我敢肯定，您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，您一定饿坏了！”

“不，我在这张桌子上找到了巧克力。”

“太好了！可是，除了巧克力，我还有其它东西，我去给您拿来，然后我们再谈，好吗？说真的，您实在年轻……还是小孩子！我怎么会把您当成一位夫人了呢！”

他笑了笑，想逗她笑起来，同时，他打开一个柜子，拿出饼干和甜酒。

“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应该知道一下……”

“过一会儿……我都告诉您。”

“太好了。其实，我也不需要等到知道您的名字以后，才给您端吃的。要果酱吗？……来点蜂蜜？对了，您的嘴唇这么漂亮，一定喜欢蜂蜜，我的配膳室里有上等的蜂蜜，我这就去拿……”

他正要离开套房，电话铃响了。

“怪事，”他低声说，“这么晚了……对不起，小姐。”

他拿起听筒，轻轻地变了变语调，说：

“喂……喂……”

一个遥远的声音对他说：

“是你吗？”

“是我。”他回答说。

“太巧了！”对方又说，“我一打电话就找到了你！”

“请原谅，亲爱的朋友，我刚从剧场回来。”

“你回家了吗？”

“我认为是的。”他幽默地说。

“我很高兴。”

“我也是呀！”拉乌尔说，“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
情，老兄，一件小事情？”

“快说吧！”

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怎么，我是谁你还没有想起来？”

“我承认，老伙计，直到现在……”

“贝舒……代奥多尔·贝舒……”

拉乌尔·达弗那克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说：

“我不认识。”

对方抗议道：

“什么！……我是贝舒，警察……贝舒，保安局的警
长……”

“啊！你的大名如雷灌耳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荣幸认识你
啊……”

“你开玩笑吧，得啦！咱们还一起搞过许多次调查，侦
缉呢！巴卡拉玻璃案件呀，金牙人呀，十二个非洲女人呀
……每次都马到成功。

“你搞错了吧，你认为你是和谁打电话呢？”

“当然是和你咯！”

“谁，我？”

“拉乌尔·达弗那克子爵。”

“我正叫这个名字。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拉乌尔·达弗那克不认识你。”

“也许是这样。但是，当拉乌尔·达弗那克用其他名字时，他就会认识我的。”

“天哪！请讲明确一些。”

“那好吧。譬如金·巴尔奈特，那个巴尔奈特公司和代理处的巴尔奈特，还有让·戴纳里，那个神秘住宅的戴纳里。需要我说出你的真名实姓吗？”

“说吧。我不会脸红的。恰恰相反。”

“亚森·罗平。”

“正是！我们一致了，情况清楚了。说实在的，我正是用这个名字才体面地出了名。那么，老朋友，你想干什么呢？”

“求你帮点忙，而且要快。”

“求我帮忙？你也需要我帮忙吗？”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有意思。我听从你的吩咐。你在哪儿？”

“在勒阿弗尔。”

“干什么？做棉花的投机买卖吗？”

“不，我到这里是为了给你打电话。”

“这，这太客气了。你离开巴黎就是为了从勒阿弗尔给我打电话吗？”

拉乌尔说到了城市的名字，姑娘一听就心慌意乱，她小声说：

“勒阿弗尔……是从勒阿弗尔给您打来的？真奇怪，谁给您打的电话？让我听听。”

拉乌尔有点不愿意，但她还是抓起了另一只听筒，和他一起听贝舒说话：

“不是的。我当时在郊区，那里没有夜间电话，我就开车到勒阿弗尔来。现在我就要回去了。”

“回哪儿？”达弗那克问道。

“你知道拉第卡代尔这个地方吗？”

“当然咯！这是塞纳河中间的一个沙滩，离河口不太远。”

“对。在里尔波内和汤卡维尔之间，离勒阿弗尔三十公里。”

“我当然一清二楚。这是塞纳河的小港湾！诺曼底的科区！我半辈子都在那里过的，这是近代史了。那么你是在长凳①上住宿的了？”

“你胡扯些什么呀？”

“我是说你住在沙滩上！”

“在沙滩对面，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，它也叫拉第卡代尔，我在那里租了一间茅屋别墅，要住好几个月，我要休息休息……”

“和意中人在一起吗？”

“不。但是我给你留了一间客房。”

“为什么要这样费心呢？”

“出了一起奇怪、复杂的案件，我想和你一起破案。”

“因为你一个人破不了案，对吧，胖子？”

①法文 banc 是长凳的意思，后面加上 de sable，就成了沙洲、沙滩的意思了。

拉乌尔瞧着姑娘。她越来越不安，拉乌尔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想把听筒要过来，但她紧握不放，贝舒还在说：

“很紧急。事情很复杂，有一个姑娘今天失踪了……”

“这是平平常常的事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”

“是的，但是有一些细节叫人不放心，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今天下午两点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，这个姑娘的姐夫在花园里沿河找她，被人用手枪打死了。你可以坐早上八点的特别快车……”

听到出了谋杀案，姑娘站了起来，听筒从手上滑下去。她想说话，叹了一口气，摇摇晃晃地跌倒在长沙发的扶手上。

拉乌尔·达弗那克立刻怒气冲冲地朝贝舒喊叫：

“你真是个笨蛋！你就这样介绍情况吗！那么，怎么！你什么也猜不着？笨蛋！”

他迅速挂上电话，让姑娘平躺到长沙发上，并且强制她闻了闻嗅盐。

小姐，好点了没有？贝舒讲的话没有什么重要性，因为他只是谈到您，说您失踪了。另外，您也了解他。您很清楚，他不是一个聪明人。请您不要这样激动，我们努力把情况搞清楚。”

但是，拉乌尔很快发现，在这种时刻，任何努力都是白费，精神上经受了沉重打击的姑娘，听到意外而笨拙的宣布的这起谋杀案，一时还不能镇静下来，只好耐心地等待她能活动起来。

他思虑了一会儿，果断地打定了主意。他在脸上抹了一些颜料，这与其说改变了他的面容，倒不如说改变了他的表

情。他利索地理理头，到隔壁房间换了衣服，从壁橱里抓起时刻准备着的箱子，一直跑到汽车库。

拉乌尔很快把车开出来，回到自己屋里。姑娘已经苏醒，但还是毫无生气，浑身瘫痪，她顺从地被他抱进汽车。他让她尽可能舒服地坐在里面。

他贴在她耳朵上低声说：

“根据贝舒的电话，您也住在拉第卡代尔，对不对？”

“是的。在拉第卡代尔。”

“我们就上那里去。”

她恐惧地动了一下，他感到她全身发抖。他用哄孩子的声音说了些安慰的话。她虽然没有更多地抗议，但却失声哭了起来……

拉乌尔只用三小时就跑了四十五里欧^①，到达诺曼底的拉第卡代尔村。他没有和姑娘说一句话，再说姑娘最后也睡着了。当她把头靠到他的肩膀时，他轻轻地把她扶了起来。她的前额发烫，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，他一点也听不清她在说什么。

一座秀丽的小教堂座落在峡谷脚下的绿树丛中，靠近一条细而弯曲的小河，他到达时，天开始亮了。这条峡谷顺科区的悬崖而上，这条小河注入塞纳河。在他后面，在广阔的草原那边，在基尔伯夫的大河上面，细长的云彩由玫瑰色变成鲜红色，这预示着太阳快要升起来了。

村子还在沉睡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点声音。

“您的家离这儿远吗？”他说。

“很近……那儿……对面……”

^①指法国古里，一古里约合四公里。

沿河有一条美丽的小道，路两旁有四排老橡树，他通过铁栅栏可以看见一座小城堡，河流在这里拐弯，从土堤下面流到装有铁尖的卫河里，而后再又一个转弯，流进由砖加固的一堵高大的石头墙围着的庄园里。

这时，姑娘又害怕起来，拉乌尔猜想她宁愿逃走也不愿回到她受过苦的地方。然而，她控制了自己的感情。

“别让人看见我回来，”她说，“靠这里有一道很低的门，我有一把钥匙，这是谁都不知道的。”

“您能走路吗？”拉乌尔问她。

“能……等一会儿……”

“天气已经暖和起来了，您不会着凉的吧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在土堤右边，有一条小径横跨卫河的尽头，在围墙和果园中间伸延进去。

拉乌尔挽着姑娘的胳膊，她好象是精疲力竭了。

到了门口，他对她说：

“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向您提问题麻烦您了。贝舒会告诉我的，何况我们还会见面的。一句话，您是从他那里拿到我套房的钥匙的，对吗？”

“也是，也不是。他常对我谈起您，这样一来，我就知道您的钥匙放在他房间的座钟下面。几天前，我把它偷了出来。”

“您能把它给我吗？我把它放回去，而他是绝不会知道的。不要叫他知道，也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您去过巴黎，是我把您带回来的，更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互相认识。”

“谁也不会知道的。”

“还有一句话。偶然的事件出于意料地把我们联系在一

起了，而我们却互不认识。请信任我，我不在的时候，您千万别随便行动。同意吗？”

“同意。”

“请您在这张纸上签个字。”

拉乌尔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白纸，上面用钢笔写着：

“我授予拉乌尔·达弗那克先生以全权，将事情弄得水落石出，并作出一切符合我的利益的决定。”

她签了字。

“好。”拉乌尔说，您有救了。”

他瞧了瞧签字。

“卡特琳娜……您叫卡特琳娜……我很高兴。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。下午见。休息吧。”

她进屋去了。

他听到墙的另一侧她沉闷的脚步声，尔后是一片寂静。天越来越亮了。她先前给他指出过贝舒租的茅屋别墅的屋顶，因此，拉乌尔回头顺着林荫道，走出村子，把车放在一间棚子下面。附近，在种满果树、围着荆棘篱笆的小院子里，有一座木结构的古老建筑，前面有一条石子路和一条由于磨损而闪闪发亮的长椅子。

在翘起的屋檐下，一扇窗户半开着。拉乌尔爬上正面的墙。他没有惊醒还在床上熟睡的人，把钥匙塞到座钟下面，看了看房间，搜查了一下壁橱，确信没有给他设下任何陷阱。但是为了谨慎起见，他又下来了。

茅屋的门没有关。底层有一个大房间，既当厨房又当客厅，里面还有一个放床的凹室。

他打开箱子，把衣服叠好放在椅子上，然后钉上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正在睡觉，请勿打扰。他穿上了精致的睡衣时，

大时钟正在敲五点。

“再过三分钟我就睡觉。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，“现在先提出问题，但不去研究解决它的方法：命运之神会把我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新鲜而有趣的冒险中去呢？”

现在，对他来说，命运之神就是金色的头发，忧伤的眼睛和孩子般的一张嘴。

二

贝舒的背景介绍

拉乌尔·达弗那克从床上跳下来，一把抓住贝舒的脖子，喊道：

“我下过命令，谁也不准打扰我，可你竟敢把我弄醒！”

贝舒抗议说：

“不是，不是……我看到有一个人正在睡觉，我没有认出是你。你皮肤的颜色更深了……变成深红色，象个南方人。”

“这几天，确实是这样。如果我是佩里古丁的老贵族，那就该变成旧砖头的颜色了。”

他们亲热地拉了拉手，对再次晤面感到高兴。他们俩在一起，侦破了多少案件，干了多少次出色的冒险啊！

“喂，你想想，”拉乌尔·达弗那克说，“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我叫金·巴尔奈特，领导情报处。有一天我偷了你所有的不记名证券，还和你的老婆旅行结婚，这些事干得多